



登瀛

亭亭玉立 周璇淇 绘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生活滋味

射阳 颜玉华

捕鱼捉蟹

捕鱼捉蟹是射阳河流域人的绝活。由于这里的人从前一直过着半农半渔的农耕生活,因此射阳河两岸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有一套捕鱼捉蟹的本领。他们有的乘船用网筛捕,有的用鱼鸪(鸬鹚)捕,有的用钩子钓,有的用钎子捕,有的穿起防水衩到河中摸鱼。还有一种“恶捕”办法叫岸鱼,就是在某条河沟两头叠起坝来,插上一块箔子,扣起一只水桶,用人工把河水岸干,然后到箔口拿鱼,大小一篮兜,来个竭泽而渔。四九寒冬河面封冻,这时候正是孩子们捕鱼的大好时机,他们在封冻的水田里,用榔头敲冰取鱼,叫做“敲鱼”。在日常捕鱼活计中,最浪漫的一种捕鱼方法叫“跳鱼”。就是捕鱼人驾驶一条3米长不足一米宽的“跳驳船”,船舷两面紧贴水面,各摆一块用白石灰刷的木板,船在水中运动时,鱼将白板误认为是浪花,纵身一跃,正好落在白木板上,捕鱼人坐在船梢,划着双桨,悠悠游哉,坐收渔人之利。

平时人们也少不了开展以捕鱼为内容的娱乐赛事活动。有一年暑假期间,我目睹了家乡一场捕鱼绝活打赌比赛盛况。摸鱼、钎鱼、钓鱼、旋网打鱼,“飞网”捕鱼(即鱼鸪捕鱼)、罩鱼等五花八门的项目一一表演过之后,不知是谁想出了个绝题目:不用任何工具,不准脱掉鞋袜,只能在河岸边活动,谁能在这种情况下捕到鱼,谁就是冠军。几百个捕鱼高手面面相觑。五分钟后一个刚毕业的高中学生走到主持人面前,要求试一试,他身穿白衬衫,脚穿白球鞋,长着一张小白脸,分明是个白面书生。经主办方同意后,他在一片好奇而怀疑的目光中走到比赛场地——一道水闸旁。只见那个小青年挽起白衬衫袖子蹲下身子,把左右手的食指各弯成一个钩状,伸到水闸旁的水中,不到10分钟,奇迹出现了。只见他的左手食指拉出水面,勾住了一条活蹦乱跳的足有二两重的虎头鲨,紧接着右手又抽出水面,同样也勾住了一只更大的虎头鲨。这时全场掌声雷动,真是吃鱼没有捕鱼乐,谁也不会想到初出茅庐的后生,赤手空拳地蹲在岸上能用“指钩”钓到两条鱼,这个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冠军殊荣。

除了捕鱼以外,捉蟹可以说射阳河两岸人的顶级绝活。螃蟹每年都潜入射阳河底繁殖后代,分散到沟港荡渠中生长发育,钻入河坎上打窟穴居,爬到水稻田中横行觅食。人们掌握了螃蟹的这些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之后,便运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捉蟹。当螃蟹在河底繁殖时,人们便驾驶小船,用一种扣上小铁坠子的蟹网撒到河中“拉蟹”。这种活一般在夜间赶潮水进行,因为螃蟹要在深夜趁潮水从河底的淤泥中爬出来寻偶交配。当螃蟹进入沟港荡渠之后,捕捉的方法就更多了,有用灯光照的,有用网筛弄的,有用烟熏诱的。实在没工具,跳到水里结合游泳,照样能摸到三五斤螃蟹。当螃蟹钻入窟中之后,对付它的方法主要有三种:一是用饵料钓,找一根狗尾巴草或用细竹片绑上一条蚯蚓,伸到窟窟中去耐心地引,贪吃的螃蟹不一会儿就会窜到窟门口,趁其不备一把抓住它。另一种办法是钩蟹,用一根细竹竿,头上绑一个小铁钩子,伸到窟窟中把螃蟹钩出来。说钩是假,是把蟹从窟里逼出来、吓出来是真。不过钩蟹都在河坎下面的深水中,要钩到蟹就必须脱掉衣服,潜到水中才能把蟹钩出来。深秋和初冬季节螃蟹最辛苦,钩蟹人经常冻得嘴唇发乌,身上打颤,但是当看到一只只大螃蟹进入窟后,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还有一种方法叫“塞蟹”。拔几把青草,揉成草团,把窟窟门紧紧堵住。螃蟹在窟内缺氧的情况下,便爬到窟门口逃生。一般傍晚塞上草团,第二天一早,迅速拔掉草团,一伸手就可以把已经缺氧而半死不活的螃蟹捉到手。如果时间长了不去取,蟹就会死掉而不能食用。俗话说,熟窟好捉蟹。据说螃蟹打一个窟不容易,深的有两米,浅的也有一米多。一些懒蟹宁愿“露窟”也不“砌屋”,见到空窟就钻进去。一般情况下,窟内的蟹第一天“失踪”之后,第二天就又有新的“住户”了,蟹们大概认为“无主房”个个能住,结果是“鸠占鹊巢”反而便宜了捉蟹人。

白鹭飞过,天空又归于明朗、整洁,我看见那一小朵白云,像风吹一样,越吹越远,它的前面是无边的美丽。

飞过头顶的白鹭

桃树岗是村庄的高处,一岗的桃树。在那一树树桃花,雨一般很有意思地落下之后,我来到了桃树岗。

走在岗上,四周一片寂静,一种无人的空旷。我仔细地看过,岗上的草已经轻轻地沾上绿色,在我的脚边显得很低,疼痛的低,无法忍受的低。在我眼里,那些平日里好看的桃树确实很高。无论我怎么伸出手臂,也难够得着它们绿色包裹着的头巾。

我很清楚,不因为什么,很多人在桃树岗没有留下什么,也就是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很多人只是望望桃树就足够了,我也是一样。我没有一丁点询问的理由来询问眼里的桃树。很多桃树上长了密密的黑疤,那些疤上还流着不怎么清亮的油。这样的桃树看上去很老,老得就像我还用心爱着的村庄,老得就像我还用心爱着的父亲。可以说,在岗上,这些桃树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。我真的敢触摸这些桃树,更敢呼唤桃树年轻时美丽的名字。

我坐在桃树岗,看见错落有致的季节就那么安静地摆放在眼前,摆放在枝上;看见村庄细小的东西,看到细节,看到日常,看到普通。我回忆那些在春天里走过的雨,缠缠绵绵;回忆那些在岗上看过桃花的城里姑娘,羞羞答答;回忆那些在村里一起活动的人,那些场面。只有一岗的安静,在我眼前一一跃过。

天空很明朗。明朗的天空像乡村手工艺合格的漆匠细心刷过一样整洁,整洁地等一只白鹭的出现。

白鹭出现了,一只白鹭,一只幸福的白鹭以飞动的姿势,靠近桃树岗,靠近我,靠近它要靠近的一切往事。白鹭简直就是一朵白云,飞过我的头顶。白鹭用热爱的词语表达着对村庄的眷恋。

我看着它扇着洁白的翅膀,看着它在天空写一行看得清楚的地址。它的灵动,它的气质,将越飞越远。我说不它它经过我头顶的目的,就像我说不清桃树岗上的桃树为什么跟别处的不一样。

我在辨认,是不是去年经过村庄的白鹭?是不是去年飞过我头顶的白鹭?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白鹭一直是我喜欢的,在我走过了那些开满黄花的田埂后,我就把白鹭当成我童年的景物,没有它,我的童年就是空白。在我的少年里,在我走过了门口的大柳树背后的沧桑之后,我就把白鹭当成我最好的想法。没有它,我的少年,就寂寞。

那只白鹭在我的头顶极自然地叫了几声,响亮地叫了几声。白鹭的叫声像很多我爱看的豌豆花,开放在天空,然后枯萎凋谢。我不知道,头顶上的白鹭有没有认真地看我,只要我一伸手,就能用手掌遮住它。但我无法遮住白鹭的叫声。

白鹭飞过,天空又归于明朗、整洁,我看见那一小朵白云,像风吹一样,越吹越远,它的前面是无边的美丽。

每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放,拾级登上东湖九曲桥亭,似有“上下影摇波底月,往来人渡镜中梯”的感觉。

漫步双湖

双湖公园,水乡建湖一幅美丽的画卷,被文人墨客喻之为“双湖不墨画,塘河无弦琴”。以此赞美公园景色。夏秋时节,沿着如诗如画湖边蜿蜒的步道前行,令人心旷神怡,水、鸟、鱼、虾,树、草、花、荷,桥、路、亭、廊,无不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一眼望不到头的湖边生机盎然的垂杨柳,随风飘荡,好似美丽的少女,时而翩翩起舞,时而对着湖水梳妆。极目远眺,那湖水清澈无比,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波光粼粼,微风吹过,一阵清香扑面而来,令人神清气爽。每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放,拾级登上东湖九曲桥亭,似有“上下影摇波底月,往来人渡镜中梯”的感觉,真是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,漫步双湖边,宛如画中游。

双湖公园不仅是游人修身养性的乐园,更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,它让人陶冶情操,抒发情感,是展示建湖地域文化的风情地。走进江淮戏苑,好戏连台,那字正腔圆的淮腔淮调,告诉人们建湖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的发源地,建湖书画院文人墨客的聚集地,这里书画作品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,处处彰显着水乡文化神韵。

这座占地近1800亩土地的湿地公园,有着它的前世今生。

2008年之前,这里还是两座废弃的窑塘,据《建湖县志》记载,1970年,因城乡建设需要,建起第一座砖瓦厂,1974年又建起第二座砖瓦厂,这两座砖瓦厂被定名为“建湖地方国营砖瓦厂”。砖瓦厂曾为全县的城乡建设发挥一定作用。

2008年5月,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,地方政府决定将窑塘“变废为宝”,造福于民,进行改造利用,启动双湖公园建设。打造一个以苏北、苏中水乡风貌为特点,以建湖特色文化为内涵的人文景观带。为做好绿色文章,崇尚自然景观,建湖着力营造具有生态性、参与性的景观优美、功能合理、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综合性生态公园。

追溯双湖公园的前身,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“南大荒”。翻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双湖公园地段的历史,这里被湖垛人称之为“南大荒”。原因是当年这里是一片乱坟岗,杂草丛生,每当人们经过“南大荒”,总会不寒而栗,心存余悸。据传,抗战期间,连湖垛街上的日军都望而生畏,很少进入“南大荒”。而地下党、游击队正好利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,在此开展抗日斗争。新中国成立后,为了建设河网化,“南大荒”被整治,曾开沟挖河,开垦种粮,使原来的荒地有所改善。后来在闲置的土地开荒种粮长蔬菜瓜果,养殖户禽家畜,最终瓜果飘香,五谷丰登。后来“南大荒”又恢复了农田。

一个地域的变迁成了人们永恒的记忆。

香一瓣

湖南伍中正

小城走笔

建湖王学言